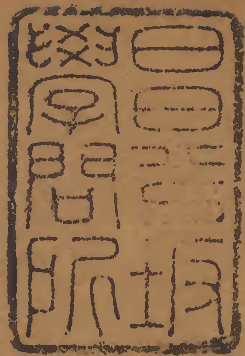


真西山文集

五六



漢書門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八	函
一	四	二	冊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八	函
一	四	二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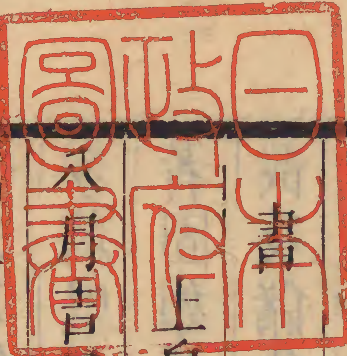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21)	
函號	299	47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皇子書

辛巳

淺草文庫

竊伏田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茂建親賢為國上嗣蓋自
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有日矣聖上深
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於是其議遂決自畿甸之近以至
于海隅荒陬之遠自羣工庶列以至于屯營百萬之衆自
戴白之叟以至於髻亂童孺之無知莫不歡欣鼓舞幸平

治之有期或至於感且泣也竊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
睿之賢恭敬溫文之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
及然而足迹弗離於宮庭交遊不過於僚案精神心術之
運言動操修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何自知之
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之都城知之可也四
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
者固如此也方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豈斷乎人之知
哉及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枝帝胄集于闕下者無慮以
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如國公也學校之士議於
學曰無如國公也其它私議竊語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

國公聲迹不相聞利害不相及非蒙私惠覬後福者而其
情乃爾旣而恩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
理雖天亦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國公與夫
天下軍民之所期於國公者蓋甚重而弗輕矣而今而後
學問必益進於前德業必益克於前然後足以厭天人之
心塞中外之望國公其不可不深勉乎此也然則其道將
安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夫誠之爲道可以參天
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
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
純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謹其所不睹

真西山集 卷之五
二
恐懼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
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舉其概言之如實
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揜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爲納
諫之名所愛者奸邪而繆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
較於大廷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居燕閒之地矯揉於親
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
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奢忝隨之勤怠之靡常
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
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伏惟國公旣以

是得之於先某願復以是持之於後其孝也必誠於孝具
忠也必誠於忠親賢以誠而喜佞之私不參其間好樂以
誠而燕游之樂不干其慮進侍兩宮其誠固如此退處私
室其誠亦如此出對賓僚其誠固如此入親近習其誠亦
如此不惟勉強於一時抑且安行於悠久不惟克謹於其
始抑且弗渝於其終夫如是則學問日以光明德業日以
克大循是而往雖優入聖域可也天人之心愈乎中外之
望彌愜而聖上之所以爲天下得人者亦有光於堯舜矣
國公其可不深勉乎此哉又嘗考之先聖贊易於乾曰君
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

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况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爲闇爲懦爲優游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其害治一也廼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威令振舉羣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某之愚則願於厚德載物之義復詳玩而深體焉蓋剛之與柔貴於迭用而不貴於偏勝故也聖上溫恭慈仁若純任柔道者至於正權臣之誅絕仇敵之聘英威赫然上媿孝宗今茲國本之建獨出神斷其視仁祖復同一轍然則聖上之德可謂適剛柔之中矣惟國公味先聖贊易之微言法聖上執中之

懿德以剛明果斷爲本以含洪寬大爲用渾渾乎如元氣而舒慘之運弗偏溫溫乎如良玉而廉巖之形弗露此尤羣情之所矚望者也抑某復有獻焉傳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謂其各有所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以職言它可知矣故總攬權綱者人君之職也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國公任兼臣子所職果何事哉盡視膳問安之敬以承兩宮溫清之歡盡修身進德之誠以副兩宮眷倚之重此國公之職也至於政事之弛張人材之用舍此大臣之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研精問學其於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講若夫見諸行事則

有位焉有時焉不得而越也易之道處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適其時則雖正而有悔乾之爲卦初則曰勿用二則曰在田三則曰夕惕四則曰自試此以位與時言之也如使處三而自試則躁矣處二而勿用則乖矣以國公所處之位而揆諸乾之六爻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兢兢之謂也夕惕者何戒懼之謂也若昔聖人雖履至尊成至治猶必以兢兢自處而不敢一日安况於國公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寅恭祇畏宜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旨而審於自處焉豈惟一身之福寶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正公仲淹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

言識者以爲平生所蘊盡在乎此某之不材何敢妄希前哲故自銜恤以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口獨念昔者備數府僚最辱恩遇懷不能已輒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效其千慮之一而不自知其僭焉于清崇嚴某下情無任恐懼之至不備

上皇子書

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于皇子少保國公閣下某嘗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言謂之尸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某奮自諸生本無他技公朝過聽躡置清華粵自朱邸肇開肆求講席豈無鴻儒足副隆委顧某

真西山集 卷之三
淺陋乃在選中蚤夜以思嘗有望輕責重之懼皇子英姿
玉裕從善如流凡所開陳了無難色自是而尊所聞行所
知豈直可限量計某烏得不以逢榮自喜然黽勉效職有
日于茲而未能仰裨於進修隨事納忠寸心誠切而常若
莫施其愛助某於是又有隱憂焉某之憂非過計也千金
之家有子必教苟受其托猶思無負况帝子乎宗社之所
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此豈細事其事鉅故
其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某職思其憂者也寧過愚衷以
干冒犯之誅不忍循默以詒曠瘝之咎蓋嘗熟思以爲切
於皇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曰盡孝敬二曰勤學問三曰辨

淑慝敢條陳之何謂盡孝敬昔文王爲世子也朝于王季
日三鷄初鳴至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侍曰安世子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
夫其心乎愛親無斯須敢離是不當以禮文觀也是當於
禮文之外思其所謂翼翼小心不敢怠皇者則得之矣愚
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翼翼否乎朔望
常儀尚多闕踈晨昏至情未必乎洽一月之內侍君親者
凡幾一歲之內侍君親者凡幾若此者皇子兢兢自省之
日也子曰爲人子者止於孝又曰所求於子以事父未能
也道本非難行反而求之是誠在我惟皇子玩誠身悅親

之旨謹先意承志之思念茲在茲無有間斷則庶幾可以
言孝敬矣何謂勤學問古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弦秋學
禮冬讀書而又學干戈學羽籥無非修內治外之事夫其
心乎務學殆無暇時是不當以誦說觀也是當於誦說之
外求其所謂禮樂交修養成德性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
所以躬行乎此者如世子之養德否乎勸講有時幾如備
禮假故無節鄰於養安鶩外之事比觀書孰多奉道之念
比崇儒孰重若此者恐未得為皇子進修之益也子曰學
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
見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無止法雖天縱生知猶且汲

汲惟皇子探大易問辨之義味大學正心之說是講是究
無有作輟則庶幾可以言學問矣何謂辨淑慝古者世子
之生也師傅名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
行蓋欲其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也愚不知朝夕趨走于
皇子之後先果皆正人與俱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何者為賢何者為邪則賢否所宜辨某賢當親某邪當斥
則去取所宜決夫然後謂之明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
持不斷之意開羣枉之門明者顧如是乎且外郎之設正
在得人衛翼之嚴非以處邪慝之流也惟忠孝可以禔身
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保社稷是必賢有識

者能知之嘉祐中神宗以皇子伴讀王陶入侍陶因讀舜
本紀言舜孝友事上大愛慕之則帝之孝敬本出於所性
始聽講讀尋繹指義至日昃內侍言恐饑當食神宗曰聽
讀方樂豈覺饑耶則帝之學問又根於所好然司馬光于
時上疏猶謂皇子雖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左右前後侍
御僕從或有邪佞雜處其間誘之以非禮導之以非義納
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則雖有碩儒爲之師傅終無益也
乞專委伴讀官糾舉邪佞卽時斥逐不令在側蓋嘗取其
疏而讀之殆與三王教世子相表裏真萬世之龜鑑今皇
子天姿素高自能洞察邪正繹一齊衆楚之言鑒一暴十

寒之失祛羽冠側媚之惑息仙書荒忽之蔽毋牽私好母
狗物情母以阿意而親母以逆耳而踈公是公非母疑母
貳持此定力養此聖功是亦古世子而已矣某前三者之
說實躬行之大端若此其末節細故不暇枚舉皇子而能
行此三者則心虛而善易入誠存而樂自充必容納讜論
必祇畏清議喜怒必中節而不失於躁言語必中度而不
流於誕真積力久從容中道聖賢事業夫豈其難顏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孳孳爲善者
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利與
善之間也間者謂相去特毫釐耳然則一念其可不重於

用歟用於盡孝敬則孝敬形於事君親矣用於勤學問則學問博而智識明矣用於親君子遠小人則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矣先儒以三年天道爲小成朱印肇開亦旣二年此德業將成之候當思今日之德業視往日進否爲何如今年之德業視往年進否爲何若退自觀省熟自檢飭則學非徒學矣某區區朴忠非曰規皇子也愛皇子之深而望皇子之切也皇子矜其朴忠寘諸坐側德日以進業日以新可以幸宗社可以答君相可以愜中外而某庶幾乎迹尸位之責一或以朴爲迂以忠爲訐藐藐其聽又從而尤之則某可以紙印綬而去矣夫子曰知我罪我其惟

春秋惟皇子所采不備

上皇子書

某昨者薰沐裁書躬趨屏下塵獻以寫區區朴忠愛助之情私請皇子明善誠身之餘必能洞照愚忠屈意垂聽今旣三宿乃知前書所謂羽冠側媚之惑昔之已斥者今復言歸矣某職任勤誦恐負君相隆委爲之惕然跼蹐無措切謂貴爲元子與凡人殊其趨嚮知識自應卓然特異上焉者性資天成無瑕可指如水未冰如空未雲如玉未琢如鑑未塵充而大之優入聖域可也次焉者一念慮之或未純一言動之或有差聞過若日月之更遷善如江河之

決持是心而往殆庶幾乎乃若公是公非規拂之已聞明
知明蹈省悟之不及又從而爲之辭曰非予之心也是雖
凡人猶所不爲而謂趨嚮知識之特異者爲之乎且所謂
羽冠側媚者本不知其何如人然自肇建朱邸外議籍籍
所以汨吾清明駁吾真粹者亦不少矣使前日之去是則
今日之取非使前日畏清議而屏邪慝爲出於定見則今
日犯清議而納邪慝爲無定力人常患於過事之不知皇
子則嘗爲疑似之問質之講官矣人嘗患於忠規之不聞
某則力以公是非之言啓皇子之聽矣貌從而心違陽可
而陰否某妄意皇子決不爲是也今車輿倏至旁觀側目

美王成瑕有識短氣堂堂朱邸納茲左道異端之流果何
爲者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自茲恐誕謾之說日聞
孝仁禮義之教日晦不但於不矜細行而已使其可以率
意爲之則清議不足畏講官不必設縱肆日熟平日真粹
清明之氣駟奔電游而不可收君相謂何宗社謂何天下
謂何皇子而聞斯言及今改轍不俟終日猶之可也若曰
一月之留未害自今有虧令聞噬臍何益此某所以不避
繁瀆之誅再伸一喙冀皇子庶幾改之於萬一也不然某
去就之機決矣伏楮不勝倦倦

上丞相書
寅



正月吉日具位真某再拜上書丞相國公某竊聞之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侈心爲之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蓋昉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內乂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夸示得意於是千秋之節興而導諛之臣相與從史以求媚悅先正太史范公固嘗譏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數百祀其爲說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爲賦頌以贊詠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爲瑰奇靡麗之獻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轉相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某之所以喟然嘆息也今者

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惟伏念登門墻辱顧遇不爲不久而躊躇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譽盛德旣非固陋之所能爲而飾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賢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日以迄于今未能以自決也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開元之際其事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自異者由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其君果孰爲至耶某嘗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某雖無似然受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

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己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知己者報丞相庶幾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蹈細人之譏惟高明垂聽今天下之事衆矣其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爲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相業未易以遽數也顧嘗反復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爲丞相誦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敢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已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遠方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紉於

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水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于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況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爲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

真西山集 卷之五 十一 正誼堂
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於罔功刑不撓於貴勢盡忠
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祇小吏也其
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辜當誅則流涕而
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爲無
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
之下不靳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
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羣下狼狽焉
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心而自謂聞得失於州平見啓誨於
元直受盡言於幼宰賴諫止於偉度退然自託於不能之
地若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智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

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智以爲智合衆人
之慮以爲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
自我出哉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讚已而惡人之
議已夫以讚已者爲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已者爲罪
則已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戒一則曰有
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
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蓋侯之用
心主於爲國而不爲已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已勝然國旣
安則已未有不預其利者彼枯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已
而不知其愛已也悅人之讚已而不知其誤已也以阿意

正言堂
卷之五
十三
正言堂
爲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爲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爲不可及歟共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昂鉉迨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歡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勤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乎屈已以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公兼聽忘我如侯之所爲尚有當勉者乎某之不材視曲江公無能爲役然自少小卽慕其爲人歲在作噩備數右螭屬聖上誕彌之日竊伏自念誦天保歸美之詩不若陳敬之畏天之戒故先奉觴之數日昧冒直前以祈天永命之書進徹宸衷聖上亮其忠不以

爲臯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首肯再三某之迂愚丞相察之素矣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溷聽覽而獨誦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効忠丞相之心卽昔者効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之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上人心說於下功業日盛而福祿日隆然後知其規乃所以爲頌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武侯之十二字鋟木於州治之思賢堂且推本侯平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爲之跋謹摹本以獻于執事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于瀆嚴尊無任震懼之至

上丞相書

某昨者蒙恩牽叙旣而控免弗俞俱嘗奏記以謝此者祇拜告命謹復綴緝駢儷少見萬分區區復有未盡之悃竊惟大丞相國公先生家傳相業世濟厥美未易以一善名而其間有最不可及者容人之度是也考之前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鎮中興王室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杜姚宋並稱者以容人之度未足故耳自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對策指陳時病頗爲剴切此蓋制科之常而吉甫以其議已泣愬於上旣盡逐考官僧孺諸人亦皆不見錄朋黨之禍實基於此其後德裕繼相猜嫌愈

甚一時人材互分彼此而朋黨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四十餘年唐室遂以不振吉甫父子實爲之也若先太師忠定越王與大丞相則不然方忠定之初相也當時士大夫議論所主亦有不同者矣而盛德雅度包涵茹納未嘗與之較短長爭勝負用舍之間一惟公論是主及再登揆席凡所薦揚拔擢莫非天下選而昔之議論不同者亦班班焉與於其間此所以屹然爲四朝元老以功名始終銘勲太常侑食清廟揚休無窮也大丞相自初執政以至當國上而同列下而延紳議論同異者亦或有之然未嘗以私意喜怒深嫉而力排之間有因事絀罷者後多拔拭收用至

有身沒而後錄其子者容人之度豈不偉哉寶慶以來朝
著之上論事失當莫若某與魏工侍二人魏之貶也大丞
相諭臨安尹使贖其行於赫然震怒之中未嘗忘矜憐憫
卹之意而某之迂愚自速譴咎言者請加竄謫迄不之許
迨茲慶霽之行某之與魏首蒙湔滌自昔起廢之恩必以
其漸未聞一朝出命悉還故物若是其特達者也然則某
等之或絀或貶豈鈞造本心哉某躬被包涵茹納之施雖
已啟謝駢儷攸拘不能敷暢輒復布之毫楮又嘗憶曩歲
侍坐時嘗辱賜教以爲先太師有言必能受人詈者然後
可作宰相至哉言乎此一門相業世濟厥美所以爲不可

及也伏惟大丞相堅忍持守益加於初使天下之士無一
不被容覆者則盛德宏度超越古今與忠定王無間矣僭
帥陳愚罪當萬坐仰丐鈞察

上丞相書

論用人
聽言

某至愚極陋無所取材比蒙除書擢在常伯之列退揆駑
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埃駕之心則已飛馳於闕下初元
之召堅辭五六不獲已而後行今顧欲亟前如此誠以大
丞相謙虛無我而求士自助出於真情故樂效涓塵之益
爾今旣未獲遽前而間嘗思念當今之故竊有一二愚管
不敢不爲大丞相陳之蓋自故相顯柄以來天下大勢日

益岌岌常恐一旦有潰敗不可支者仰賴天地宗廟之靈
大丞相爲時而出平居蓄德深厚故相安之不疑及聖上
奮發乾剛首付魁柄凡百施爲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
薄海內外曠然易視仰望風采若神人然某嘗竊謂大丞
相於此實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其大者不過曰用正
人開言路而已故相之所以失大丞相之所以得其不在
斯乎某之愚以爲誠率是道而不變則元祐司馬公之相
業可以無媿而嘉祐韓忠獻之相業亦將馴致焉某嘗奏
記欲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期以十年坐收太平之效鈞
函下逮不以爲謬矣夫以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

始初所行皆出實意非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
二者必能恪守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檢邪將有所不
便而言路四闢讒諂不得以蔽欺激作之言有時而進使
吾之志慮侵尋改易而不自知此則所當豫察爾大丞相
爰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
官之除讖者以爲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權門者相
繼收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間知大體者
固能徐爲開導而彊直自許者亦或不無矯拂太甚人情
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
軟熟違忤不若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况辯論似爭爭

則有不靖之形和同似黨黨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讒害忠良往往被以此名羣驅輩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爲國也邪人之爭以爲己也是非不辨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真僞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真僞不分而槩疾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是焉分此某之所甚畏也廟堂之論不參之羣下爲日久矣大丞相博盡衆謀弗任私智事之有關國體者必議而後行衆言雜進豈皆當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正當之

論所從出正如玉隱於石金混於沙珠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珍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常病於過故趙中令有顯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勲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驤諸人之過直乃所以彰三相之能賢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亡箴規不問可知其爲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大丞相之用心其何訾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棟擇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示我

之能從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以不知也不然
激作之言入而忿嫉之意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
之福此又某之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勿爲
邪說所移使正人常聚本朝而言路常通無壅則內而疆
固本根外而震懾威靈必有爲大丞相忠謀者姑以近事
明之方八陵之圖來上固嘗欲脩朝謁之禮舉恢復之師
而集議之旨一頒從臣臺諫以及館學交論其未可君相
亦幡然從之賴以少寬目前之憂豈非朝列有人忠言獲
伸之效邪况事變之興未有終極正君相汲汲經營之時
正人多則腹心有所託不然是自毀其腹心也言路開則

耳目無所蔽不然是自塗其耳目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
破壞者圖自利爾豈爲國家計爲大丞相計哉某身在閩
陬去闕庭二千里事之有無所未能知冒昧一言蓋欲大
丞相之功業不在韓忠獻司馬公之下而已拳拳之懷仰
祈矜察

上魯宣撫書

某恭睹邸報明天子以邊隅倣擾疇咨魁彥進長樞庭宣
威江淮盡護諸將人心咸奮國勢自張豈勝慶幸蓋自遊
魂之寇奸盟犯順而我軍政少弛將庸卒惰潰散相望識
者咸謂宜得廟堂大臣位望兼重者付以韓范之寄庶幾

真西山集 卷之五
精明有轉弱爲強之勢今明公遂膺斯任可謂得處置之
宜協中外之望矣而某區區則以爲明公過慮者大凡內
外相應然後能有成功權不申御然後可制外變某項在
兩淮間見制垣帥闔每有奏報動稽旬月從者才寸三否
者嘗七八甚而偏州小邑徑申朝省畫旨行下制司或不
豫聞選辟僚屬最爲重事要涂諸人主張薦送必如所欲
而後已情意不淡誰與協謀至於區處事宜動從中覆利
害之實廟堂未嘗得知可否從違類取決於宰掾之口愛
憎任意予奪乖宜有不可勝歎者今明公以大臣出使事
體固甚不侔然文武之吉甫與孝友之張仲表裏相須不

可一缺往者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必呂中公忘仇協濟用
能卒服夏羗張忠獻以相印督帥亦必趙忠簡居中相應
遂成破敵之效今廟堂之上能以呂趙二公之心爲心明
公庶乎克成厥志不然則內外相違動輒牽掣終無可爲
之日矣又嘗觀近之處方面者未能忘情得喪之間有所
建請必先伺朝廷之意嚮至於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
人所共知者往往匿而不言或反私議竊歎不敢盡言於
朝或扣之曰此非廟堂之所樂聞也夫以順爲正者妾婦
之道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處乎愚謂明公
此行實宗社安危之所係凡其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

宜皆一一以聞言之未聽則再三言之又不聽則決去就以爭之可也爭之而聽則明公得以展布四體爲國家生民之福若終不見聽則卷懷而去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大臣之正法也雖功業未卽見於時而明公所以爲節義者未失也異時猶有望焉若姑循近世之轍容容唯唯聽命於廟朝受制於宰掾有事不敢言言事不敢力萬一至於失機而誤事則天下之責將叢於公之一身雖百口無以自白矣抑又有所當言者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

與公又其本也今明公實居武侯之任而又適當可畏之時用將非人而士卒之心不服撫御失策而忠義之志未馴變故多端天意難測於是時也儻非至公血誠質之天地而無疑則何以服未服者之心馴未馴者之志嗚呼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發之于心有秋毫之差物之應者有千里之繆明公其可不致意乎此至於黜臆見而取衆長親正直而遠邪佞則又其所急者明公受任踰兩旬矣而未聞辟士之報竊料明公必將遴選一世名流決不至如前之曲徇要涂之薦然於正邪賢佞之間則願明公之深致其審也昔李忠定公出撫河東徒以

幙中多士之故遂至將帥之情扞格不通迄不能有所濟
文士猶不可况庸常諛佞之輩乎武侯行事散見於史冊
曩歲南軒張宣公嘗輯之爲傳郡齋適有板本敢以一帙
十二字之刻併獻左右願明公特賜覽焉則其爲功業之
助將不少矣自得此說以來遇當世之膺受重任者則以
告之蓋憂時憫世之切見其任事則幸其有成故不暇擇
其人之可否而告之聞者往往笑其迂濶不切事情而某
之自信則弗移也今又以告于明公意者其有合乎置司
想在金陵張忠獻公故櫝猶存者幸取而觀之亦足以攷
其設施之本末又中興諸將處置邊事惟李忠定議論最

爲的確且皆當今所可行某往在朝行蓋雙言之而不見
省今以閩中所刊隨此申獻區區愛助之心可貫天日惟
明公察之幸甚

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

某竊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當慶曆景祐間閩之文風盛
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公爲守招延四先生
者而啓迪之於是深於經學者彬彬焉出詩書文物軼于
中州豈非師道之立故邪今理義之學大明吾黨之士皆
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知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
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履素爲月評所推敬者爲之表

真西山集 卷之五
倡庶幾後生有所嚮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若雲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爲招延耆德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循衆論敬有請于執事者然年高德邵非以筋力爲禮之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席發揮聖門大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修身立己之要相與勉勵爲善人之歸某亦將帥同僚以聽焉或留止兼旬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欲而不敢拘儻蒙聽許非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啓

謝林侍郎薦舉啓

伏以月評甚下魏南州名士之稱露奏忽騰辱西清近臣之薦竊以大賢之題品亶爲當世之觀瞻凡其汲引人物之間要必深爲風俗之慮呂正獻則歐陽子首薦其賢范太史靜退自將故司馬公力揚其善于以抑囂浮之習庶幾得真實之材比年以來斯道交喪舉孝廉而奪貴戚之命嗟請謁之交馳見相君而掃舍人之門曾軒

趨之莫恥其或稍嚴於出處退然不急於知聞非以踈狂
傲世而招尤則以詭激近名而獲訾人材圯陋士氣摧頹
伊欲挽回流弊之源莫若深獎廉隅之操使之持身重於
圭璧則其衛國隱若金湯諒非我公誰識此意伏念某自
知甚審所挾太迂早歲科名似未忘於祿仕平生志願端
不在於輕肥顧嘗安窮達之天其敢作清華之夢閉門讀
書史方加涵養之功低顏奉君侯肯事囁嚅之態縱舉世
不知而何損惟鉅賢見遇以爲榮猥霑一字之褒奚翅千
金之重茲蓋恭遇某官孤忠自許直道不回栢臺彈奏之
公若判白黑荷橐論思之益如炳丹青屬紆丈二組以爲

州適奉尺一書而薦士不緣造請首及羈單孔丞相恐人
之知於今復見魏獻子唯善所在顧我何堪某敢不敬佩
殊知誓堅素尚雖舉賢本於報國初非種桃李之私然盡
節所以酬恩尚益勵松筠之操

除國正謝丞相啓

伏以燈火十年未窮古學絲綸一札遽列儒官恩大人微
秩清責重竊以膠庠之地風化所關藝祖肇基聿興文治
高皇載造重煥舊規皆當干戈鞍馬之餘不廢禮樂詩書
之教豈育材造士姑崇藩飾之空文蓋扶世導民中有維
持之深意是以百司錯峙庶務全興獨惟學校之官不責

簿書之事講磨道誼若亡歲月可見之功植立綱常寔爲
風俗無窮之計故凡列屬尤重掄材揆厥成規率束縉紳
之清望取其卓行開招巖穴之逸民苟非其人曷稱茲選
如某者自知甚審所挾大迂雖蚤從先生長者之游亦猶
識往行前言之畧而檢身律已未能亡媿於宮庭琢句雕
章徒以自愁於肝腎所患脩名之不立初何榮望之敢萌
矧方馳羽檄之書顧焉用毛錐之子但期退屏侶江海之
魚鰕敢意超升儀園林之鴻鵠忽拜西垣之詔俾橫東序
之經况夫官以正名職非他比豈第循故事預司翰墨之
盟要日與諸生共由仁義之路俯慚不穎預恐難勝茲蓋

恭遇某官懋建遠圖博收羣策謂學俎豆不學軍旅雖平
生無應務之才然用藥石兼用膏梁蓋治道有相資之具
故於經武整戎之際不忘崇化厲賢之規肆及微蹤亦塵
清列某敢不恪勤所職益勵厥脩敷古訓於春誦夏弦之
餘願殫樸學作人材於月書季攷之外冀答殊私芻蕘自
陳倦倦罔究

除校書謝丞相書

上翰林主人之對繆貢芻言陪瀛州學士之班遽塵華選
拜恩寵甚拊已瞿然竊以聖朝重英俊之儲冊府萃圖書
之富匪獨養其資望蓋將克乃見聞使旁搜博覽優游文

史之清庶潛省嘿觀磨礪器質之美顧作人之有道殆與
天而同功故吐莪旣盛於一時而豐芑尚遺於數世大者
光明魁壘足以翼邦家小焉靖重端良可以善風俗深嗟
流弊浸異前規育材之意眠以具文庀職其間指爲借逕
至有身居儒館心別鶩於高華名在書林手弗親於讎校
鄙習相仍而弗悟清涂沿是以反輕力回此風政賴今日
不有魁奇之彥孰堪采擇之公如某者冥頑不靈孤苦自
奮蚤服師資之訓粗知問學之方連歲科名似未忘於進
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偶黜班行坐靡廩稍瞽宗殷
學亡補斯文博士秦官何裨末議雖本爲貧而漫仕未嘗

枉道以求伸胡然誤恩陟是清貫念昔脫身於場屋益思
銳意於簡編然家無鄴侯插架之藏徒日發董子下帷之
憤今將徜徉東觀凌歷西崑閱河圖寶訓人間希有之珍
窺金匱石室歷代不傳之秘刊訂譌謬咀含英華庶幾因
文字以觀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爲富貴之張本昔
揚雄之居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而韋述之在集賢亦
四十年而后卒業故能發揮大典焜燿方來此前修之所
已行而小子之所願學迄成微志有賴洪私茲蓋恭遇某
官直道不回孤忠自許舐排羣枉已去虞朝之四凶汲引
衆髦常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佞亦在兼收且令身遠於

集賢山集 卷之六
罽塵得以神交於篇牘期待過矣銘藏謂何某敢不淬磨
新功尋繹舊業丹鉛事點勘可不殫是正之勞金石無緇
磷尚克守初終之節過此以往不知所云

賀諫議啓

恭審帝眷上披詔升左省侍講華光殿俾聖學之緝熙拜
疏延英門罄忠規之剴切班聯益峻風采一新竊以國有
直臣淮南之謀自寢朝無姦黨河北之盜易平蓋邊虞雖
警不足憂而骨鯁乏人為可懼載仰仁皇之世方興西夏
之師謀議前陳孰匪急禦戎之務聰明遠覽獨首增論事
之官由其紀綱立而百度修所以根本彊而四彝服維今

盛舉與昔匹休恭惟某官道出羲皇學根洙泗筆補造化
豈東京才子之可倫策陳天人為西都大廷之首冠朱絃
比直玉鑑侔清冊府象年不改安恬之操諫垣葺歲獨高
蹇諤之風志存家國而不近名誠竭朝廷而亡遺慮屬方
多事尤賴告猷拾禁闈之遺已無慚於長孺補衮職之闕
顧誰越於仲山眷倚不移觀瞻增重方將紆長策以康國
步矢良暮而沃帝心扶公道之脉於將微建太平之基於
弗墜歛然衆望屬在我公要當遺萬世之安豈特徹四郊
之警某方疲遠役側聽除音有諍臣七人端為明時而喜
呼太平萬歲以新盛事之觀抃蹈之私敷陳不足

回鄭狀元啓

恭審臚傳玉陛名冠璇魁自慶元屢策大廷孰若今日四
門之闢雖長樂昔多首選未聞同時三俊之登鯁論獲伸
鴈行相慶恭惟狀元簽判大著正學傳心本洙泗之舊妙
齡發聞有揚晏之風適九重側席以思賢乃千里彈冠而
應詔歷陳偉論深究大原謂治亂安危之勢不常要致察
於已回之始而便嬖昵近之私易惑當預防于未兆之先
惓惓殫憂國之思鑿鑿盡適時之用昌言天下之事無諱
有司親結人主之知褒爲舉首夫旣擅儒林之榮觀政須
踵前輩之高風昔呂文穆之事熙陵若王沂公之相仁廟

科名岌業旣獨步於一時功業光明復可傳於萬世伊誰
儷美允屬當仁身到黃扉自是榮涂之素定名標青史要
觀盛烈於無窮某學本空疎識非超卓羣多士而試以藝
選掄雖預於司存取一人焉拔其尤裁擇端由於上意猥
先枉駕辱貺長牋第深斬望之清莫旣敷陳之素

回孫狀元啓

伏以璧水蜚英夙高士望玉階上對果亞倫魁新六館之
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某官清標絕俗勁氣橫秋學探
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居窮約常懷憂天下之心飭躬
允蹈於規繩抗志弗渝於金石比承清問獨罄丹衷深陳

主德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非之正雖明白峭直不爲媚
俗之言而溫厚深醞自得告君之體衆共稱其卓偉公特
出於緒餘夫豈惟儒者之至榮要必慕古人之盛節昔仁
皇帝旁搜於多士若韓魏公擢在於一人顧科第之相同
不知其幾而勲名之有爛獨到于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
俾前脩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
宁畱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枉
駕之臨申賁長牋之賜念友直友諒旣素辱於心期不以
頌以規其敢忘於古誼

回黃狀元啓

右科擢秀才已敵於萬人北闕傳臚名更聯於三傑維今
獨步繁昔眇聞恭惟狀元察推大著負抱瓌奇日聞殫洽
曩談玉帳檀胷中百萬之甲兵今對丹墀當筆下三千之
禮樂歷數方今之急務有如素宦於清朝迺若大正朝綱
廣開言路蓋衆人之未及充上聖之急聞峻擢鼎科式符
輿望矧鴈序同登於千佛而鰲頭並出於九仙夫旣爲儒
者之至榮要必蹈古人之大節昔趙康靖之盛德藹然一
代之宗若陳忠肅之高風凜乎百世之下俱繇此選稱到
于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俾前修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
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宁畱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

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枉駕之臨申賁長牋之貺第深榮
感莫報珍投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某恭審丕敷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綽有古爭臣之
烈今陞華奎閣亟聯真學士之班帝思孤節之無朋人羨
精忠之有報竊以當國論是非之未定見人材邪正之不
同君子志在憂時豈憚盡言而觸禍小人心乎趨利第思
阿意以徼榮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情之可料導諛者
未必獲福咎徒塞于兩儀守正者未必罹殃名自流于百
世若昔可攷于今益明方孽臣盜據於朝權欲私室久顯

于國柄罔知勝算運籌策於幄中輕出躁謀動干戈於邦
內顧衆口同然而附和豈本心若是之顛冥祗緣富貴之
念深皇卹生靈之禍慘惟公遠慮爲上極陳雖懷魏徵之
忠戒征遼水竟坐汲生之直絀守淮陽越旣漏師浸成誤
國恢謀馬邑莫逃首事之誅蘇廼羽山旋正朋姦之典凡
曩出矢言之爭皆今蒙徽數之加睠一佞而一忠果孰得
而孰失載賄恩綸之布咸訢公道之亨恭惟某官秉姿松
筠爲世著蔡立朝二紀幾盡閱於嶮夷報國一心曾弗移
於燥濕衆方駒促公獨鳳鳴惟知盡獻替於當時何意被
寵榮於後日迫此忠謀之旣驗凜乎節概之愈光恩命狎

臨輿情知勸某竦瞻殊渥深激懦衷喜聖朝有賞諫之風
不慚於古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于今

除隆興謝丞相啓

治郡無功遽躡分於帥閫進班有命仍峻直於殿廬以儒
紳被遇之榮絲公衮見知之素伏念某曩緣薄技獲玷周
行職在禁嚴思事君之無隱官非諫爭乃論事以不休意
雖本於納忠迹或鄰於出位明良在上獨知衛綰之亡宅
寵數相仍絕異賈生之不遇入則侍楓宸而參內命出則
揚蕩節而守專城積有僥逾漫亡稱塞茲由平海改鎮洪
都其地則三江五湖襟帶之區其位則方伯連率鈇鉞之

寄在昔所重于今尤難吉水崆峒有未馴之獷俗富池溢
浦有當阨之要衝茲皆必至之憂宜謹將然之備而人情
狃於僥幸軍政弛於因循尺籍伍符之師或供他役百壘
千屯之長類處凡材雖倖存督府之名未始脩元戎之職
盍疇耆哲稍畀事權訓卒治兵若曹王臯之在唐室繕城
脩備若李相綱之在中興豈惟固一道之扞防抑亦壯兩
淮之聲援退循駑怯曷稱使令恭惟某官論道廟堂折衝
枕席威伸萬里外彝旣憚於有人慮及四方內地亦嚴於
置帥執云妙簡猥及迂儒某敢不志慕古人心存王室鳴
鸞佩玉敢窮歌舞之娛運甍投檇益勵恭儉之節

侍從臺
諫云以

真西山集 卷之六
一書生際遇之榮皆衆君子扶持之力恭惟某官蔚以名流儀于法從又當代宗工斯文元氣立朝盡節曾靡憚於貴權爲國愛人每務揜其疵疾致茲妙柬猶及迂儒

賀福建楊帥啓

伏審敷求雅望開鎮全閩躋延閣之華荷美名而增重作大邦之翰諭至意而趣行先聲赫然而孚顒若恭惟某官超俗而運以獨志古而飾以今積水成淵而蛟龍生代著徵暮之烈景星應時而鳳凰出世高歆向之名蚤迪簡於象賢寢寢翥翔於鴛序晉參戎監出守輔藩哦水晶宮之詩氣欲吞於茗雪諷鬱孤臺之句聲半落於崆峒侈中秘以通班付上游而作屏嶺海初聞於拔薤省曹旋趣於握蘭

方將收湖海汗漫之遊觀朝廷宏達之彥屬茲闡寄久矣印剞依山阻海之間民生窶甚度田規賦之入儲峙幾何矧當補罅苴漏之餘政藉息黥補劓之手豈特稱關西之美第傳後世之清又將登公權之朝以率天下之儉某脩門言別短景如馳受屢新托於履封承乏偶依於珂里雖巧燕鴻之相避幸風馬牛之匪遙儻行李之往來尚迭爲于北道必維桑之共敬故敢問于西曹傾向惟勤剡裁曷旣

賀湖北游漕啓

伏審煥綸將漕疊組分符皂蓋乘邊久間宸旒之睠皇華

攬轡肆兼麾節之榮眷倚彌隆訓詞增寵恭惟某官識優
致遠才茂剴煩傳西洛之正宗學問遙承於先哲嗣南軒
之鴻派見聞後接於難兄粵題峴首之屏洵剖邊頭之竹
風生畫戟天屹長城陳樽俎以折衝搃氊裘而褫魄馳金
城而上方畧勛多戎索之恢披銀臺而連奏書績茂藩方
之剡亟膺異渥趣駕輜車士知宿飽之有期人謂勝形之
增重處客而賦鸚鵡未妨領畧於江山入對而隨孔鸞看
卽褰翔於軒陛某睽違丰度荏苒歲年繆膺外闈之雄實
接上游之勢羽毛自出願希及晉之餘唇齒相依更切全
虞之望其爲傾企曷旣編摩

回湖南陳運使啓

叨恩分闈將依蕩節之華締好合符仍踵棠蔭之愛方涓
辰而祇命亟拜手以蜚牋恭惟某官鍾呂參籥球琳比粹
沿聞殫見窮探千古之傳傑筆瓌辭疊中兩科之選顧力
推其所學而自見於有行銅墨三年課登乎最弦歌千室
民誦于今不爲有力者所移但欲此心之無愧登學館高
華之地人知惟雅望是培當國家閒暇之時公獨以豫防
爲意每賜清閑之對輒陳正大之言竟辭郎宿之高去作
使星之照曉行湘水四牡駢駢雲霧衡山六條井井以清
規而肅吏以善教而懷民漢使所部十三州咸蒙惠澤湖

南之地二千里如在春風屬帥闢之方虛煩使華之兼領
閱時甫爾報政藹然玉帳輜車雖並隆于委寄赤墀文石
其所貴者精忠會席當宁之思卽有揚綸之名某自知甚
審已悉何裨方願適山林之安詎復堪方面之寄若爲稱
職賴有依仁公爾忘私敢自覬刺史故人之念新惟求舊
當一遵令尹忠告之規祈仰方深敷陳罔旣

回建安洪守啓

恭審升直奎儲易臨藩服維重華聖人之潛邸莫重此邦
得淳熙台輔之聞孫來幸吾土教條未布民氣已蘓恭惟
某官英英人品之奇奕奕家聲之美自忠宣之忠行乎蠻

貊負超前代之張蘓而文惠之文瑞於朝廷復見先朝之
坡穎惟其生長見聞之素是以踐敷聲實之都化盜賊而
爲良民偉哉章貢之績有文武而知大體見於番禺之時
雖暫離蠅棘之讒旋復畀菟符之寵蓋已試之功難掩至
公之論不磨頌聲旣洽於宣城褒詔進臨於建水顧地望
繁雄之雖舊而民生彫瘵之居多符檄星馳昔幾甚春陵
之嘆袴襦春燠今幸聞蜀郡之謠願推一念惻隱之仁散
作千里和平之福芝峰峻峙與治績以俱高愧位深嚴踐
世官而非遠某雖叨分閫尚冀望塵聞仁政而爲滕國之
氓豈非所願率子弟以服陽公之化其自于今依鄉良深

敷陳罔既

回朱撫屬啓

伏以分闈外之事權居慚錫命訪湖南之賓客茲幸得賢
惟人材莫盛於衡湘而學術實宗於伊洛緬言先正嘗鎮
是邦凡厥士民均被詩書之澤至今田里猶餘禮樂之風
顧後學之無庸豈前規之能繼竭來上幕幸有聞孫發考
亭雲谷之微言願安承教訪嶽麓湘西之遺跡更共興懷

回知縣正啓

伏以陽浮葭琯祛九地之餘陰春滿花城藹萬家之和氣
若時賢哲宜擁祺祥恭惟某官以慈惠之心行寬平之政

尺雪薦嘉平之瑞十載所無重輪熙元日之晴三登可上
皆循良之所召信褒表之有期某幸與旄倪共洵德澤愆
尤未滌屬方杜泄柳之門衰病復加不獲造武城之室第
深祈頌罔究敷陳

謝宋宰館客見訪

伏以獨步膠庠夙仰東嘉之雋逸有來琴劍適爲南浦之
遨遊顧方儕農野之畸人其敢謁令君之重客廼厓謙牧
游枉異函以清文麗藻之瑰奇猥加獎飾雖脩竹疎花之
片落亦誤品題正虞臯垢之汗人顧荷英豪之知我姑甞
尺素敬布寸忱

謝宋宰爲壽

葦三百六旬之日已屬杪秋知四十九年之非又逢初度
方劬勞之是感豈耆艾之敢期恭惟某官以武城單父之
政聲兼少陵謫仙之筆力睠茲朽質賁以名章爲詩其知
道乎仰鋪陳之甚偉學易無大過矣豈淺陋之能當銘激
徒深誦言罔旣

賀知縣正旦

伏以攸漢廷之正朔肇紀新元播偃室之弦歌一陶和氣
惟時茂宰宜介壽祺恭惟某官慈祥出於宵襟惠愛流於
政術桁楊不用曾無犴罔之淹花柳相望各安田里之樂

屬履泰交之吉亟膺晉接之榮藐是羈孤正茲循省震風
夏屋式賴愔懔之心安春酒公堂莫仲頌禱之慶

回生日賀啓

日逾采菊之三寶維初度詩詠蓼莪之什慨矣永懷况方
掩於柴荆乃俯勤於車騎錫之盛禮君子之酒且多旣以
高文幼婦之詞絕妙願惟衰陋難稱寵嘉年五十而知非
况又逾伯玉之歲壽萬千而無害願迴頌魯侯之賢

通史提舉啓

伏審瑞節起家輜軒入境周原六轡與春風餘氣以偕來
闡部百城若景星慶雲之爭睹先聲一播歡頌相聞恭惟

某官豫章文梓之才藝樽龍勺之器見聞所接皆故家衮
繡之親傳道義相期有窮巷布韋之莫及四紀奉常之第
三州刺史之符華途咸擬於立登雅操獨安於平進青原
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雖豹
隱每期於深處然龍身寧可以久藏果膺北闕之制書來
董南邦之使事方將治氛剔蠹激濁揚清威聲山嶽之搖
風采雲煙之爍冀州父老雖共後於襜帷溫氏弟昆行迭
司於鈞軸某辱知最久聞命載欣所慚狂瞽之蹤自抵譴
訶之域顧山林深屏豈無仰庇於萬間儻口里均安是亦
蒙恩之一物

通宋宰啓

河陽之花滿縣將播仁風玉川之屋數間行依德宇載念
論交之始可稽候訊之恭恭惟某官器識疏通丰神凝粹
淵源有自廣平之風烈未衰文獻相承元祐之家聲故在
早登歸第茂鬯芳猷寶鎮瑑圭無瑕可指黃鍾大呂隨叩
輒鳴更迂館殿之才來尹山川之縣百里而恢牛刃未展
宏謨一武而上烏臺定循近轍某猥慚迂繆方幸退藏徒
與老農共負耒為氓之喜媿無宿學辱過門問字之勤傾
鄉良深敷陳罔旣

答蔡宰啓

與西山集 卷之六
班見大庭寵分壯邑得地百里雖聖賢亦願爲之眠古諸
侯蓋子男抑不過此厥任重矣非賢可乎恭惟某官詩禮
得諸家庭父子自爲師友關河旣遠永嘉最號真傳乾淳
以來文懿見稱巨擘以所講串形爲設施不羞簿正之卑
必求其當不難蜀道之遠亦勇于行乃今父母之邦得吾
慈惠之長晉陽保障之政諒所究心武城絃歌之聲遂將
盈耳敢曰嘗僚之故而懷私庇之心桃李紛敷但洽四封
之化芝蘭憔悴亦陶一畝之春

答馬縣丞啓

誦濮川之諫書宿欽先烈題藍田之壁記茲遇後賢賁然
來思喜可知也恭惟某官材資敏裕履行和平遡洙泗六
經之傳諒深家學歷岷峨萬里之險洞知物情乃以借箸
植畫之英來從對竹哦詩之逸遂令南浦之父老獲識東
平之典刑掃地焚香雖方甘於隱逸過門問字或稍奉於
從容

通王憲啓

恭審祇奉新綸重臨舊部昔顓庾政旣嘗推光被之堯仁
今總刑章又以廣好生之舜德顧奉使之名官雖異而爲
民之司命實同時惟勝流迭任隆寄恭惟提刑司簿正學
源於諸老英辭妙於一時粵自布韋已深當世之慮甫登

真西山集 卷之六
班列卽求外補之行蓋志非爲己而將以及人故仕弗以利而勇於行義昨從古括來按全閩汰斥貪殘噓嚙彫槁褻裳徑去父老惜其弗留持節復來溪山爲之改觀然生殺懸于掌握而戚休係其笑顰何敬非刑式重呂侯之命得情勿喜願師曾子之言誓爲一道之福星歸作八荒之霖雨某竊愚何取咎譴自貽方爲泄柳之閉門適會孺文之按部雖丘園深屏豈無仰芘於萬間儻田里均安是亦蒙私之一物

賀邑宰冬啓

氣浮緹管可窺天地之心事靜琴堂庸埃陰陽之定恭惟某官允矣粹清之器藹然寬厚之風和氣所薰歌豐年於周頌政條可紀課上考於唐銓順履復亨竚膺晉接顧惟朽質密藉洪休屬方扃泄柳之門弗果望王喬之履

回南劍州黃知府啓

伏以仰鏞城之節如見古人分劍水之符喜聞新命恭惟知府監簿文章孝友本自家傳明允篤誠根於生稟絲佐邑而至於宰邑皆仁民而非以厲民故雖蛇豕之悍驕知以鸞鳳爲美瑞孤壘亢方張之蹇猶中丞擊賊之時單騎蹈不測之危若汾陽見陣之日衆方貽愕公獨從容擊悌之捷甲兵昔聞其語忠信之行蠻貊今見其人繇半勦而

專城示九重之隆委倚官褒重入侍凝旒得一紙之書深
佩相先之誼命千里之駕終醺願見之懷

通浦城陳宰啓

伏以七閩之衝舊爲樂土千室之邑今得賢侯戾止有期
歡焉胥慶恭惟某官清姿玉峙令德蘭薰詩禮淵源自得
鯉庭之傳授文章衣鉢尚餘鳳閣之風流比游試於材猷
已浸隆於譽處惟時南浦實處上游民窶少豐况屬年饑
之後俗浮易動矧更鄰警之餘正賴撫摩俾臻綏靖會卽
騰於善最當亟上於清華某久困里居近叨祠稟以先翰
林門墻之舊夙荷殊知於新令尹政事之閒或陪餘論願

深欣忭未易究陳

賀程內翰年啓

某伏以地稱潛府最雄南服之山川天惠仁侯來布東皇
之德澤和聲交播弗祉自臻恭惟某官以道德人爲文章
牧政先愛養霈然膏雨之蘓枯令肅貪殘迅若震霆之起
蟄卽宣化承流之施設見調元宰物之規撫願協泰交亟
歸鼎輔坐使蒸菌之稿亦蒙吹律之春某適以扁門莫繇
賀屢飲屠酥而醉已同農畝之人稱兕觥而躋莫上公堂
之壽

復官謝丞相啓

伏以七年去國未湔丹筆之汗一氣轉鈞盡復青氈之舊
噓歎有自銘刻何窮伏念某猥以迂愚蚤緣際遇演綸載
筆曾微潤色之長予節分麾蔑著循良之效頃繇次對往
牧長沙當嗣聖之作興先羣賢而收召入奉燕門之對曲
借天顏願殫鯁諤之忠少裨時政徒效草茅之言事媿非
俊傑之識時不知裁之亦已疎矣罪如韓愈盍貶潮陽之
八千仁若夷吾僅奪駢邑之三百歸尋荒徑甘老故山身
雖困於蒺藜心常傾於葵藿俄墜濕鴉之字下臨羅雀之
庭謂東朝講稱壽之儀方深霈澤念北隴有投閑之跡亦
與原情旣還奎閣之班更賦珍臺之秩顧茲冒寵疇實主

盟茲蓋後闕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啓

伏以投閒居里旣幸爲氓起廢作州又叨受察以三十載
朋遊之舊奉四千石條教之新有志可行爲民而喜恭惟
某官洪毅開濟磊落光明求之昔賢則孔明公瑾之匹揆
諸近世則希文稚圭其人蓋文足以經邦而武足以戡難
智畧縱橫可當事變忠義感激能得士心以坤爻六二之
直方兼大有上九之信順故翦羣盜於披猖之日易若草
菅而安遺民于震擾之餘措之衽席途載廣平之頌家立
狄公之祠顧九重方切于思賢豈一道可私于斂惠子房

真西山集 卷之六 荆 正訃堂
決勝千里行攄帷幄之籌名虎式辟四方卽賡江漢之雅
某久茲專壑復此承流故武重尋還踏磨驢之迹舊封不
改恍疑遼鶴之歸昔慚已試之無庸今獲重臨而有覲孺
文之在冀部敢自託於故人次公之守潁川當勉師於循
吏勤拳之悃敷叙奚殫

通福建方提舉啓

伏以奉祠居里獲依周隰之光懷綏起家更受漢條之察
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系傳嚴瀨之芳氣稟淮山
之勁搗辭甚蔚有元英處士之風流持論不阿有孝肅名
臣之節操頃者擢司於麟邱人皆擬上於烏臺庶幾嗣前
哲之直聲且將爲公道之元氣屬閩部方罹于俶擾而天
朝深軫於顧憂越由廣信之麾就付全閩之節威聲搖嶽
見登車攬轡之初汗吏望風至投印解綬而去比聆餘論
竊仰壯猶二邊經畧之事宜燭照龜卜一世人材之題品
鏡別衡平行聽綸音卽當枋任

回李漳州啓

名聯鴈塔矧同父母之邦恩錫菟符更鄰兄弟之國所遭
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松勁玉剛淵渟山峙源流甚遠
夙分仙李之根辭采獨高煥發儒林之藻匪但著文章之
籙更兼長政事之科繇漢奉常貳周太府倘少畱於鵷序

真西山集 卷之六
已徑上於雞翹惟幼學壯行之心本於及物故難進易退之節卓爾過人若時漳濱夙稱道院民醇事簡本幾太古之風時異世殊浸改承平之觀分九重之憂顧息千里之呻吟側聞下車以來頓收奠枕之效儒者美俗固所宜然刺史爲公行且見矣

回泉州教授啓

伏以泉山缺守猥及陳人頽水有師夙稱名士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某曩自乘輅來叨分竹僅守孔門節愛之訓曾微漢吏牧養之材二千石之分憂昔已慚於理效十六年而申命令復被於恩光當民生憔悴之餘與郡計殫殘之後刃恢恢而餘地猶費支吾技斷斷以亡他若何經理倘非賴僚友多聞之益未易副聖明使過之求伏惟某官直諒之資通明之識必有講畫以助設施社稷人民正欲觀于爲學文章政事勿自限於殊途

謝黃南劔樂語啓

伏以申命泉山再續十六年之舊經行劔水適逢二千石之賢平時素切星鳳之瞻一見遽諧膠漆之好羅羞水館極旣醉旣飽之歡諭意伶工陳善頌善禱之語顧惟不敏豈所克堪

通福建王帥啓

恭審錫之旄鉞寄以藩垣天子惠顧全閩肆輟西清近臣
之貴元戎肇開幕府聿新南郊遠服之瞻麾幟精明鼓角
歡亮恭惟某官清明莊栗博大魁閣接河汾夫子之傳未
殊源派考會稽先賢之傳可嗣風流蚤以材大夫而爲真
御史晁生有志欲復井田之遺孟子陳言首明經界之路
恩被璽書之一札澤流寶婺之萬年孔門惟有冉求可使
治賦唐世獨稱行儉名曰知人亦旣兼擅其能謂當亟付
以政三山非他鎮比繫國重輕九重俾我公行問民痾癢
觀臨遣光華之特盛蓋尋常牧守之所無淑旂綏章式重
韓侯之錫精金古器庸賁竒章之賢佇頌一日之寬條立

召八州之和氣赤子潢池之盜方幸晏寧黃頭輯權之師
久稽整飭狐兔雖空於狡穴鯨鯢時掉於驚波要當無事
之時豫戒不虞之備澄清一道皆猶枕席上之安張皇六
師更賴帷幄中之畫某頽然暮景棄此舊邦屬政苛猛虎
之餘有澤竭無魚之歎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自媿未能實
告于府情信于州方將有待仰帥牙之俶建與兒齒以均
歡公其肯效越人安視秦人之瘠我亦自同晉國願分楚
國之波後望良深名言不足

賀鄭丞相

御紫宸朝登黃閣老人主師宜爲宰相用尊傳道之功政

事本實在中書允賴佐王之學四門肅穆八表靖夷蓋聞
國之將興皆好臣其受教時則有伊尹成湯所以格皇天
吾不如子房高祖所以成帝業惟今爰立眡昔匹休恭惟
某官河嶽英姿泗沂正派蚤事初九潛藏之始已兆半千
遇合之期六鼇負圓嶠之山屹驚濤而不動五龍夾虞淵
之日升層漢以大明偉運量宇宙之材參謀暮廊廟之寄
密勿盡言而幾弗露從容應變而道不窮當雷霆以蟄之
餘有天地重開之象坐黼宸而視聽斷如古哲王用金甌
而覆姓名維予舊學夜刻博山之印朝宣文德之麻信宿
未逾規撫立變進賢去佞幾如慶曆之頌詩剔蠹濯汗快

哉元祐之條貫和氣回而天爲飛雪貪風息而人樂飲冰
間闔知蘓醒之期朝野起升平之望致君於堯舜之上鄭
公固所優爲行政若管晏之卑孟子豈其或比盡抒碩畫
丕蔚巖瞻某濫竊州符久陶化冶方登崇於百揆首超擢
於十連但訢公道之伸敢矜私已之遇雖莫陪東閣奇士
少裨康濟之謀當敬率南方諸侯恪奉作新之詔拳拳甚
篤縷縷奚殫

除福帥謝丞相啓

公道天開適登庸於上相全闡地大俾承乏於元戎責重
負山懼深臨谷伏念某衡茅孤學泓穎小材兩朝三紀之

真西山集 卷之六
遭逢久塵華近一節因麾之敷歷游試劇煩秋毫未報於
上恩霜鬢已催於暮景重臨作屏甫幸及期郡計殫於囊
括席卷之餘若爲支柱民力困於澤竭林焚之後曲費拊
循頃蒙祠牒之歲頒粗給宗藩之月稟遂力蠲於苛斂期
少裕於罷甿雖生意之浸還曾初心之未究敢謂浮雲蔽
日之久忽聞迅雷奮地之鳴羣枉杜衆正開內既新於黜
陟長官平太守奸外亦妙於選掄廼於斯時有此殊渥青
衫幕府猶憶舊遊白面書生安知戎事顧屬郡創夷之未
復考比年俶擾之所繇政苟安和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
枉誰爲游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非疢疾已瘳之可

賀而根元尚憊之宜憂身爲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
障職雖當勉力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以厚重鎮國家以
公忠安社稷力禪一聖英明之斷盡洗年貪濁之風元
凱舉而去凶人奚慚於古裴韋相而無債帥其始自今興
懷遐遠之邦欲均休息之澤而某以鄉閭爲之牧當子弟
視其人素志苟行詎有禁闔淮陽之間遺風可仰願惟頴
川渤海之師皦然丹衷如此白日

回楊知軍啓

伏以博采風謠喜有循良之守詢求名閥知爲忠義之門
悠然長懷肅若興敬慨念炎運中微之際歛有裔彝南牧

之師奉賊稱臣者有之殺身成仁者寡矣緬懷風烈疇若
忠襄正女不嫁二夫若玉蠟全齊之節狂賊當磔萬段有
段公擊泚之心視身同一羽之輕使國增九鼎之重曩備
秣陵之使嘗謁睢陽之祠百世聞風莫不興起九原可作
吾誰與歸恭惟某官學本傳家政先澤物祥雲甘雨藹然
氣象之可親烈日秋霜凜若聲猷之未遠有是心故有是
政非此祖安得此孫辱顧郵亭獲觀世錄太尉逸事發揮
何待於柳州甄逢得書期望但同於韓子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索米仙臺甘老漁樵之社汎蓮制幙廼依衮繡之鄉漸收

閒散之蹤可卜生成之意伏念某才疏且戇命薄而窮半
生甘蠖屈之微一第際龍飛之盛念聖門之仕期於行義
而君子之學貴在及人始尉桐川不憚捐身以驅猛獸迨
官嚴邑罔辭斂怨以抑姦民然而患生於計慮之踈禍產
於語言之易故賦籍之定雖以惠窮氓而有力者則尤其
非便郡政之裨志於報公上而當事者則嫉其多言退循
顛踣之由來孰匪恣冥之自取不戮幸矣求免得乎仰賴
清明之朝務崇寬大之論雖朱幡皂蓋靡容假守之行而
丹丘赤城屢續真祠之奉方媿安於寓里遽放命於公朝
石處士望著一時起從節度杜少陵詩高千古老作參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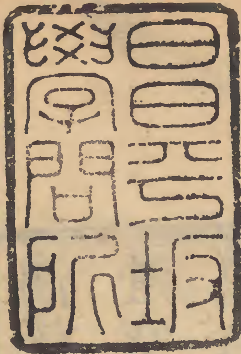
顧某何人乃稱茲選茲蓋恭遇某官一德以輔聖明本心而運造化後闕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上印歸田已就休官之列賞功試邑遽陞元士之班不自意於退閑尚傲榮於採錄恩惟天造感極涕零某忝紹熙太學之諸生溷慶元奉常之一第自徒勞於州縣顧何有於智能妄學絃歌丁時彫瘵以官民之交病將革弊端若穀祿之不平孰為仁政新版籍於片紙不存之後復經界於歷年久廢之餘精神方耗於一身怨謗已騰於衆口逮小綴觚稜之蹟而游分江海之麾除目雖頻駭機俱發青

油談笑暫容覓句於杜陵烏府紀綱又俾掛冠於神武歸迹空谷細數流年朝拄笏以看山暮脫巾而漉酒款乃和漁翁之唱屢屢聽桑婦之歌得與幸民共陶聖化俄墜濕鴉之字下流羅雀之庭謂二九年前首效均賦度田之役於十一人後可無賜褒增秩之恩遂令放還之餘亦拜行租之寵丘山施重淵谷懼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之資佐大有為之治杜羣枉開衆正將馴致於太平恢長治運久安已坐銷於外侮惟公則無所不取惟大則自能有容必能起斥逐以風四方詎肯守拘攣而廢一士某宦情已薄爵齒未盈托鏡頻看敢仍有功名之志踞鞍自請幸庶幾

身可... 卷之六
鬻鑠之翁或可以使過而使愚亦粗能效忠而效死收桑
榆於短景儻容吹晚節之薌出芝菌於枯株重有賴大鈞
之賜



河與上

